今天文学研究会

文学资料 之一

****

目录

致读者

歌手（诗·一首） 小青

愤懑（诗·一首） 食指

欢乐（诗·一首） 英子

赠别（诗·外一首） 顾城

离别之后（诗·一首） 严力

致渔家兄弟（诗·外一首） 芒克

归梦（诗·一首） 舒婷

兰色狂想曲（诗·一首） 杨炼

和弦（诗·外一首） 北岛

向日葵（组诗选） 江河

诗人谈诗

带星星的睡袍（小说） 徐晓

相会（小说） 棣子

一九八〇年十月

歌　　手

小青

我想唱支温柔的歌
想作一名多情的歌手
谁知这歌声象根鱼刺
死死卡在喉头
当我将它吐出
它变成了一声诅咒

但愿它仍旧是一支歌
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但愿它不曾被说出口
直到我学会歌唱的时候
但歌声已经死了
仅仅留下一声诅咒

愤　　怒

食指

我的愤怒不再是泪雨滂沱
也不是压抑不住的满腔怒火
更不指望别人来帮我复仇
尽管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

我的愤怒不再是忿忿不平
也不是无休无止的评理述说
更不会为此大声地疾呼呐喊
尽管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

虽然我的脸上还带着孩子气
尽管我还说不上是一个强者
但是在我未完全成熟的心中
愤怒已化为一片可怕的沉默

欢　　乐

英子

我用手指
梳着时间的长发
在寂寞的时刻

醒后的痛苦
当然
我不会对别人说

我有一种权利
我敢说
世界上有多少欢乐
我就应有多少欢乐
——这是一个人的欢乐

赠　　别

顾城

今天
我和你
要跨过这古老的门槛
不要祝福
不要再见
那些都象表演

最好是沉默
隐藏总不算欺骗
把回想留给未来吧
就象把梦留给夜
泪留给大海
风留给帆

小 巷

小巷
又弯又长

没有门
没有窗

你拿着把旧钥匙
敲着厚厚的墙

离别之后

严力

小笔摇落了星月
春天在纸上
黎明在绿色信筒的小窗上
失眠的浪花在日历上
而我的身影
在墙上
在挂过红头巾的地方

致渔家兄弟

芒克

你们好！渔家兄弟：
一别已经到了冬天。
但和你们一起度过的那个夜晚，
却使我时常想起。

记得河湾里灯光聚集，
记得渔船上话语亲密，
记得你们款待我的老酒，
记得你们讲起的风暴与遭遇……

当然，我还深深地记着：
就在黎明到来的时候，
你们升起布帆，
并对我唱起一支低沉的歌曲。

而我，久久地站在岸边，
目送你们远去，
耳边还回响着：
冰冻的时候不要把渔家的船忘记……

啊，渔家兄弟！
从离别直到现在，
我的心里还一直叮咛着自己：
冰冻的时候不要把渔家的船忘记！

茫茫的田野

你这样冷漠。
竟使我无话来对你说。
茫茫的田野。
何时我将看到你融化的冰雪？

你这样凄凉。
竟使我感到失望。
茫茫的田野。
何时我还能同你一起欢乐？

我对你无所不爱。
我对你无话不说。
可如今我却伤心地垂下眼睛。
你变了。
茫茫的田野！

归　梦
舒婷

以我熟悉的一枝百合
（花瓣落在窗台上）
——引起我的迷惘

以似乎吹在耳旁的呼吸
（脸深深藏在手里）
——使我屏息

甚至以一段简单的练习曲
（妈妈的手、风在窗外）

——唉，我终于又能哭出来

以被忽略的细节
以再理解了的启示
它归来了，我的热情
——以片断的诗

兰色狂想曲
杨炼

太阳的影子躺在波浪上
黎明摇着棕榈叶。摇着绿色的光
从我身边跑来。给每一块礁石
布署洁白的鸽子。就在那儿
夜晚击落飞舞的海鸥。峭壁震颤
发出黑色的回响。就在那儿
寒冷的磷火阴森地摆动
喧嚣的白昼已经死去

我的梦在颤栗的水藻间游荡
天空和大海的胸襟
插满千千万万朵紫罗兰
芬芳的钟声从另一个世界敲响
可就在那儿。我留给沙滩的湿漉漉的脚印
被无情的潮汐舔平。就在那儿
夏天的暴风雨疯狂地倾泻
无数记忆凝结着冰雹的白光

就在那儿。少女们走出金黄色的贝壳
在清凉的月光下歌唱
天空是美好的。海水是宁静的*

但是，秋天最后的星星
却孤寂地闪烁，红色的月亮
象一个浑圆的、八月的橙子
陨落在我心的深渊里，就在那儿
露珠的戒指摔得粉碎

而屋檐下透明的葡萄串在哪里呢
雪山似的幻想，草地上的天真在哪里呢
就在那儿，一只小船的尸体
静静记载着遥远的风暴
帆曾象狂欢的孩子
在大海的泡沫中嬉戏叫喊
就在那儿，时间鸣响着衰老
我的梦落叶一样不可挽回地飘零

天空是美好的，海水是宁静的
看吧，就在那儿，高高耸立的岩岸上
我的白桦树沉默着
象一根不再抖动的琴杆
世界的色彩在它脚下变幻
就在那儿，在无数飞逝的瞬息之间
它不感谢阳光，也不伴随蝉的忧愁歌唱
只有生长证明着自己的命运

* 引自波特莱尔的诗。

和　弦

北岛

树林和我
紧紧围住了小湖
手伸进水里
搅乱鸟儿深沉的睡眠
风孤零零的
海很遥远

我走到街上
喧嚣被挡在红灯后面
影子扇形般打开
脚印歪歪斜斜
安全岛孤零零的
海很遥远

一扇兰色的窗户亮了
楼下，几个男孩
拨动着吉他的琴弦
烟头忽明忽暗
野猫孤零零的
海很遥远

沙滩上，你睡着了
风停在你的嘴边
波浪悄悄涌来
汇成柔和的曲线
梦孤零零的
海很遥远

住　所

相对无言
在一个往日的梦里
我们似曾相识

如果风会指路
所有的小鸟
都能找到那座小房
没有门牌
罩上水雾的玻璃窗
画着心形标记
太阳的喷壶
把露珠洒在台阶上
桌上，紫丁香开了
关在钟里的欢乐
发出阵阵鸣响

那时
我们是孩子或老人
都无所谓
因为爱已注定
爱已找到了住所
和心理上的位置

相对无言
在一个往日的梦里
我们似曾相识

向　日　葵

江　河

① 断章

谁都有过忧郁的时候
那就一片一片地摘去花瓣
吹一声口哨
或者揉碎
孩子们正把毛茸茸的叶子
欢快地顶在头上
新鲜的花瓣
夹进姑娘的本子里
湿漉漉地

浸透洁白的日子

*

向日葵把橙子一样的
太阳—— 献给了梵高
固定在强烈跳动的色彩上
永恒的忧郁啊
渴望地向往光明

② 墓地

温森特·梵高
埋葬在與威尔墓地
周围种植着向日葵

與威尔墓地
一片永远没有安宁的墓地
梵高浓郁的血液
刺激着不会安静的法兰西
刺激着法兰西以外的
所有蕴藏着痛苦的土地
一丛丛向日葵扑打着翅膀
呼应着云衫和橄榄树的墨绿的声音
象峡谷中的激流，陷入漩涡的天空
一团团闪动的金光
不知道是发疯的脑袋
还是星星

再也受不了了
炽热的大地在燃烧
农民蓬乱的头发，昏昏沉沉的葡萄
在燃烧
向日葵，从梵高绝望的卧室中走出来吧
从原始的陶罐中笨拙地走出来
从忧郁的墙壁上，火红的被子旁边
走出来
一切都在燃烧
让响亮的色彩的回声振荡原野
即使土地牢牢地抓住你
即使风把你压成波浪的形状
把你点燃的花朵热烈地开放吧
和桃花，茑尾花，白蔷薇连绵不绝地开放
敲打着阳光开向兰天

與威尔墓地
种植着向日葵的墓地
朴素，单纯
象滚滚的麦子
伸向法兰西以外的
所有期待着收获的土地
人们从夕阳中疲倦地回来
摇摇晃晃的影子
投在梵高梦中明亮的田野

而这个疯狂的人
把一只耳朵遗留在世界上
在遥远的天空下
倾听着庄稼痛苦地和狂风搏斗

③ 金色的话

起伏的大地上，向日葵静静地飘浮
泡沫似的蜜蜂时时腾起，又隐没，
阳光悠闲地漫步在一片片金黄的岛屿
海上探险的，谋生的人们的眼睛里
岛屿幻成一束束金蔷薇
给他们寂寞的日子带来安慰

在海洋渐渐退去的年代
暴露的大地突然显得荒芜起来
这时候，向日葵又神奇地到处生长
偏僻的山坳，干裂的河滩
到处都有这金色的足迹，不懈地寻找太阳

这个世界，对于向日葵，还嫌太小
于是，野菊花似的星星开满天空

诗 人 谈 诗

经常有人对我说：你为什么写诗呢，现在没有人读诗。

我想，诗的革命，已势所必然。

我首先是一名战士。这用不着通融。

都说那个十年教育了我们。其实，历史早就告诉我们，该说些什么。诗要讲真话，那是做人的起码准则。诗不是大白话，也不是华丽的修辞。诗，是生命力的强烈表现，在活生生的动的姿势中，成为语言的艺术。

为什么这些年迅速地消过去了，诗却没有留下硬朗朗的，坚实的标志，那些被欺骗的热情无为地化为灰烬，仅仅留下耻辱。

为什么史诗的时代过去了，却没有留下史诗。

作为个人在历史中所尽可能发挥的作用，作为诗人的良心和使命，不是没有该反省的地方。

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不是诗人的气质。把伤痕袒出来给人看，能求得什么恩赐呢。诗不是一面镜子。不是被动的反映。世界袒露给我们的东西，把它勾画出来，能对世界显示什么作用呢。苦难铸成了，把它记录下来，能对苦难施加什么作用呢，随着诗人潜意识的冲动，思想的锻造，现实被可怕地扭歪，梦想被鲜明地固定下来。梵高的向日葵与自然中的都不相同，他强烈的表现和抗议，构成了艺术的真实。仅反映那些表面的东西，不能成为艺术。用乌云比喻黑暗，比喻愁绪，几乎成了程式。乌云和土地的呼应哪里去了，运动的土地蕴育的矿藏哪里去了，爆发的力量哪里去了。人对自然的历史，个人对社会的历史，从来就是能动的历史。并不是有了压迫，才反抗。不屈 是人的天性。艺术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渴望塑造，他所建立的东西，自成一个世界。与现实世界抗衡，又遥相呼应。把人的复杂因素表现出来吧，复杂到单纯的程度，美的程度。

诗人无疑要争夺自己独特的位置，并且看到自己的征服。

屈原惊人的想象和求索，震憾、痛苦着每个诗人和读者，一直到今天。李白的自由意志和豪放性格，激动着每个诗人和读者，一直到今天。这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传统。至于形式，谁也不会再象

《诗经》那样写诗。那些用古诗和民歌的表现方法来衡量诗的人。一味强调固有的民族风格的人。正是形式主义者。民歌的本质在于民族精神。这才是我们该探求的东西。其中包括对于民族劣根性的批判。

传统永远不会成为一片废墟。它象一条河流。涌来。又流下去。没有一代代个人才能的加入。就会堵塞。现在所谈的传统。往往是过去时态的传统。并非传统的全部含义。如果楚辞仅仅遵循诗经。宋词仅仅遵循唐诗。传统就会凝固。未来的人们讲到传统。必然包括了我们极具个性的东西。当然。过去的传统会不断地挤压我们。这就更需要我们百折不挠的全新的创造。不但会冲掉那些陈腐的东西。而且会重新发现历史上被忽略的东西。使传统的秩序不断得到调整。马雅可夫斯基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普希金的传统呢。

总有人喋喋不休地谈着诗应该是什么样子。诗人从来就愿意做些似乎是不应该做的事。没有炽烈的思想。疯狂的热情和冒险精神。做不成事情。

至于向外国诗的借鉴。五四以来的新诗。哪个没有。借鉴些什么。诗人自有敏感。全世界的艺术越来越多地展示在我们面前。能否踏上世界的行列。取决于我们清醒的认识和竞争。艾略特曾说过。全欧文学是一个整体。随着地球的不断缩小。全世界的文学也会成为一个整体。无论是印象派绘画，意象派诗。不都借鉴过东方吗。那么我们向西方学习。有什么不好呢。时代向我们提出。必须寻求更好的表现与传达方式。使世界上各民族的声音协调起来。

我们碰到过。正在碰到。许多阻力和困难。

我们一定能够战胜。

江河

诗应该有神有形。即有内容。又有形式。

有人说。现代格律诗是豆腐块。我说是窗户。更准确地说是心灵的小窗，应是"窗含西岭千秋雪"。

郭路生（食指）

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每个梦，都是一个世界。沙漠梦想着云的阴影，花朵梦想着蝴蝶。露珠梦想着海洋……

我也有我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它，就是美，最纯净的美，当我打开安徒生的童年，浅浅的脑海里就充满光辉。

我向它走去，我渐渐透明。抛掉了身后的影子，只有路，自由的路。

我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行走。

我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之门，向着人类……

如果可能，我将幸福地失落，在冥冥之中。

顾城

带星星的睡袍

徐晓

房门"砰"的一声在我的脚后跟关上了，父亲的抬头纹，妹妹的女中音和妈妈那总在搜索什么的好奇目光全被关在那套有四个房间的单元里。我应该回到我那个有电炉、电扇、电视机的小窝里去，象每天一样，喝一杯开水冲鸡蛋，换上那件带兰色小星星的睡袍，听完最后一次英语中级班广播讲座……"不但读元音不行，就连读个辅音都没资格……"这是妹妹和一帮同学聊天时不知挖苦谁的话，我记住了，总也忘不了。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谁们？"

"当然是你和司徒。"象这样的谈话总是妈妈引起的。

"不—知—道。"我站起来，准备让这出戏没开场就结束。

"航航，坐下，你怎么连妈妈的关心都不要？"

"又是老调重弹。"我觉得我已经甩出了这句火辣辣的话，可实际上没有，我变得有涵养了。

"我们不会结婚的，至少现在不会。"我很难得地朝她微笑了一下，也许正是这微笑惹怒了她，她用那细长的手指敲着桌子，就

如同敲在墙角那架钢琴的高音键上。让人直起鸡皮疙瘩。

“你应该认真一点……对待生活……”她的声音真大。几乎有点怕我的爸爸和一向关心我的妹妹全跑来了。或许他们一直都在偷听。随时准备参战似的。看妹妹那机井的样子。我简直怀疑这谈话是他们预谋的。

“我们已经吹了，你们以后谁也别再提他”。我尽量心平气和地说。

他们的惊讶和惋惜让我觉得好笑。对这个我从来没想到过的决定，我自己都不觉得惊讶和惋惜，他们又是何必呢？最让人受不了的是象审讯一样的盘问。“为什么？”，“什么时候？”难道我真的对他们说。“就是现在，因为……”真见鬼。爸爸是党委书记。妈妈是乐团团长。妹妹是大学生。他们都解释不了，偏偏要来问我。要是我能说出为什么，就不会一个人走在这条街上。身后拖着一条象尾巴一样的影子。

街灯亮了……“兰色的街灯伫立在街旁……”可珊瑚灯不是兰的。是淡紫色的。这颜色听起来很美。可看起来不愉快。让人想到焊枪刺耳的叫声。想到火化场的电扭。想到我曾丢失了的一块淡紫色的手帕……那是司徒送给我的。在从东北回来的一个小站上。我真奇怪在那样偏僻和落后的地方。居然有这么漂亮的手帕。司徒叫它荒野上的玫瑰。不知道为什么。手帕丢了的那天。我哭了。他哄了我好久才安静。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和那手帕一块儿丢了。……我那小窝里没有兰色的。紫色的灯光。可那里有利眠灵。安神丸。还有乔治桑和但丁……

当然。这种事情总是妈妈干的。她就会没完没了地提问。好象真的什么都不懂似的。可妹妹就不同了。她聪明。而且漂亮。烫着大学生最时毛的扣边头。乳白色半高跟凉鞋。紫罗兰色的连衣裙。文静。高雅。她的打扮。其实。连思想在内。都现代化得恰到好处。可最不协调的是。总免不了拿出一付她那个年令还不应该有的体贴和温存来对待她的姐姐。她号称是全家最最理解我的人。却总要拿花布、皮鞋、珍珠霜这类把戏来麻烦我。尽管那块布料的确好看。也正合我的审美观。淡兰色的调子，深兰色的小星星。可是连衣裙

对我根本不适合。我不象妹妹—— 不瘦。胖得又不过分。象只小家鸽。“苗条”—— 别人都这样说我。可我知道。当人们吐出这些美妙的辞汇时。咀角由于微笑而向上拉开的线条里藏着几个尖刻的字眼。“干瘪。象从地狱里来的骷髅”。

我同意用那块布做一件睡袍。我只能让这一步。可那天晚上。就是穿上睡袍的那天晚上。我好象做了一个梦。可是就象经常出现的一样，直到现在我始终搞不清到底是不是做梦……我一松手，风筝飘走了，妈妈说它会回来的。我等呀等呀，它始终没有回来。我沿着海边去寻找。渔民伯伯告诉我。堆在船上的是帆。不是破布……“妈妈，星星不是兰色的，是银白色的。天空才是兰的呢！”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事实，可我的睡袍上却印着兰色的星星……我每天裹着它……有人说穿睡袍不是中国人的习惯……

车子还没来。站牌下边站了这么多人。显然是电视演完了，白衣少女从生日晚会上跑出来了。今天是星期六，我在那小屋里为这一天积蓄了一星期的兴致一扫而光了，不是因为那捏碎了的玻璃杯和割破了的手指。而是为了司徒。一个衣冠楚楚的摄影记者，他竟然是我的爱人。这是任何一个陌生人都不可想象的，很早开始我就想。他应该有一个比我美貌和优越得多的妻子。我太瘦了，骨头叮当响。今天是星期六。我应该珍重。为了周末给家里带来点快乐而积蓄的热情。可是全完了……我那小窝一定很静。象往常那样。静得能听见静的声音只要有人敲门，打破这寂静。那怕是流氓或者强盗。可我是个二十八岁的姑娘……一辆吉普车向司徒家的方向开去了。我觉得司徒就座在那车子里。他一定又去参加什么外事活动——笔挺的黑裤子。淡黄色尼龙套头衫。闪光灯。曝光表。不。根本用不着那玩艺儿。他已经是一个相当熟炼的记者了，靠才华。靠教养。当然也靠勤奋。那辆吉普车的尾灯为什么总亮着。它不是在故意引起我的注意吗？也许。那里真的坐着司徒。我穿着白衬衫。是很容易被认出来的。而且他说过。永远不会忘记我……车还不来。好象故意要让我改变主意似的……

我象一个孩子一样向日夜邮局跑去。我急于要找到他。可我并不想见他。凭着他和我亲热时那熟炼而温存的抚爱。我断定。他绝不止和我一个女人有过来往。况且，我是绵伦袜厂的女工。又总和这九级的家庭合不拢。可我还是要找到他。我急于要知道他的情况。也应该让他知道。“我们已经吹了”。

自动电话机红色的指示灯亮了。我抓起听筒。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号码。四四。要拨到头然后把手指移开，让号盘自动回到原来的位置。我象生平第一次打电话似的。通了。好象有人拿起了电话。在对我喊“喂。哪一位？”可我不能判断这是不是真实的。因为当我张开咀巴要说话时才发现线路已经被我自己挂断了。对方能知道我是谁吗？我要再拨一次……已经快十一点了……我还是要再拨一次的……四四。五一据说拨到第四个号码就可以知道是不是能通。要尽量拨得慢。好让他有穿上拖鞋。从房间走到楼道的时间。

“找谁呀？”我听出来了。是他家的保姆。一个胖老太太。发着丝丝的南方口音。

“你是××胡同的公用电话吗？”

“不对。你打错了！”

“啪”电话挂断了。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但是，我还要再拨一次。就一次……歇斯底里。昨天小王告诉我，这个词的拉丁文原意是子宫。意思是得这种病的都是女人。她总讨好我。为了要音乐会的入场卷。我才不管呢。自从我知道了那个提琴家的丑事。我就知道了音乐并不那么神圣。自从我知道了听音乐的人都象她那么浅薄，我就知道了，懂音乐的人也不一定有教养。还有妈妈。有一次。我突然发现。从侧面看，她那长得很漂亮的鼻子曲线真的象个问号。可问题是从心里。而不是从鼻子里提的呵。

我把四枚硬币投进自动电话机。重新拨了号码。耳机里传来占线的声音。准是那位因为儿子说谢富治的坏话就打一顿板子的老头。我简直担心他会通过电线得到我的信息。就象妈妈。我的同学来了。她总要找岔到我的房间里来拿东西。我早看透了。她什么也不拿。她是在监视我。电炉。电扇。电视机我并不需要呵！

“喂。哪一位？”电话通了。

“……”

“找谁？”

“找你。”我听出来了，这就是司徒的声音。

“我听出来了。你是航航。你没说话我就知道是你。”（他多会胡说。我没说话他怎么能听出来呢？）

“你没接电话我就知道是你。”

“这是感应。我知道你会找我的。”

“不，我闲着没事。你刚回来。我看到你了。”

“根本不可能。我一直呆在家里。我正在为《摄影》写一篇文章，他们要发表我的作品……”

“你得意了吧……而且……再见吧。以后再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走出电话间，一个外地人摸样的男子瞪了我一眼，他的眼睛发红。也许是珊瑚灯的紫光照的。门厅里座着个中年妇女。袒露着白白的大乳房在给孩子喂奶。我觉得这图画挺生动。……——到底是妈妈，我不记得是那个诗人说的“母亲”是人类社会最崇高的字眼儿。可他说的不是作为“妈妈”的母亲，他说的是延安，和那流着黄色乳汁的延河。司徒说“爱”是人类最崇高的字眼。也许就是为了这种崇高，他才始终爱我。妹妹说“人”是人类最崇高的字眼。我问她是马克思说的“真正的人”，还是高尔基说的“大写的人”，或者是字典里说的“会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的人”，她却说“我就是人。”答非所问。

我觉得轻松多了，洒水车刚刚开过，空气显得很清新。路上人很少。我记起了这条街，往右拐，一个小胡同，住着一个怪大夫。到现在我也不相信他那两只朝上的脚是因为掉进冰窟窿造成的，我总觉得他也许是国民党士兵，那位矮小的老婆，说话的声音就像冬天粉笔写在黑板上发出的噪音。第一次去，我回家后哭了，一天没吃饭，我想起有一种病叫羊毛丁，能从胸口上搓下大把大把的毛，象玻璃纤维那样的。可是以后我还是去了，靠着他手里的一根针和大大小小的竹筒，还有一把木头做的小锤子，我的风湿病竟会好了。

我重新回到了这个世界。回到了这条街上。回到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过去，可我不愿意回忆过去。因为我不能承认那些我不愿意承认的结论。

这回站牌下边一个人也没有。我向路的尽头望去，我惊奇地发现，这条路本来很宽。是的，白天人多，路就显得窄。这是最一般的道理。我想，这时候，如果路上走来一个人我们一定会出现你死我活的局面。我不承认自己是个弱者，尽管我是个女的。否则，我怎么敢一个人住在那间小屋里。如果走来的不是别人，而是司徒……当然很有可能一时认不出来。就在从西边数第五根灯柱下边站着一个男人。欧洲体形，像司徒，当然不是……几年以前，司徒把我从东北送回北京，从车站背回家……我现在住的小屋就是那个家两间房子的一间。他返回东北的时候来向我告别，就是那个晚上，我们接吻了，那时候我想的是永远……永远……他走了，可是整整一个星期，每天晚上我站在窗前，总看到他推着自行车在五十米以外的地方向我挥手，后来姑姑告诉我那是精神病的一种，叫做幻视。我很害怕，因为姑姑是精神病科的主治医生……

"同志，等夜班车吗？"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不，我在等人。"这是我今天第二次说谎了，不过业余大学的一个讲师说，说谎并不一定全是坏事，比如别人问你吃过饭了吗？你说吃过了，这样说谎不是为自己，算不上什么不好。

"夜班车这站不停。"我真受不了这些人的眼力，他不上当，认准了我不是在等人而是在等车……我看不透别人，别人看透了我的时候我会感到恐惧的。我有风湿病，还有胃下垂二指半，瘦得像搓板，没胸，没屁股，因此我不能穿连衣裙，只能裹着那件带星星的睡袍……

我觉得肩膀有点沉重，就像有一双手搭在上边……司徒常常这样做。走回去，至少要四十分钟……我已经不为那点积蓄了一周的热情而遗憾了，谢天谢地，屋里屋外，可别有人等着，说不定他们会来找我。像以前一样，妈妈亲自光顾，还有蜂蜜、黄油、麦乳精。她一定是忘了我离开家时说的话，否则，她不会这么宽容……当我

大叫着让他们全滚开的时候。我并没想到眼前站的是爸爸、妈妈，我只想着那只猫，怎么可能呢？它能把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从桌上弄到地上吗？是妈妈在这样喋喋不休地向我解释。可是，我清楚地记得，那片红叶不是夹在十三号，而是夹在十八号的日记里。我捏碎了玻璃杯，手指淌着血，我想到了死，可没想到我会真的离开家住进那间告别了的小屋。当然，更不会想到今天晚上的争吵，硬币，淡紫色的灯光和这四十分钟的步行。这一切组合的多么奇妙，如果用一付现代派的图画来表现一定是个杰作，那么，我在那幅图画里的位置一定是个三角。听一个作家说的，现代派绘画用三角表示女人，就像几何学里的三角形，三点成一平面，丈夫、孩子、自己。它的性质是绝对稳定。

又是一辆轿车，雪亮的光柱投在马路上，把夜割成两半，我被分割在黑暗里。我讨厌这种对比……我机井地站住了——对自己的敏锐感到惊讶，刚刚过去的车子分明是爸爸的司机小刘，模糊的三角型一定是妈妈，他们是去找我的，我站着，黑夜里一个人站在那里是不易被人发现的，别人会以为是个影子，或一株树。车子驶过去了，我加快步子向前走去，我知道赶不上那车子，但我还是要快走，回到我的小窝……

由于本期篇幅所限，小说《相会》移至下期发表。

致《今天》读者书

最近，各地的读者纷纷来信，对《今天》第１０期迟迟不出版表示关切，现在我们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北京市公安局以五一年政务院《期刊登记暂行办法》和今年7月国家出版局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作出的规定为由，声称"《今天》未经注册，不得出版发行，否则予以查封"，阻挠《今天》的印刷出版。我们被迫暂停了《今天》第10期的编印工作。

二、我们暂停的原因是为了避免扩大事态，避免可能发生的经济损失，并考虑到我国法制不健全的情况。有关法令正在制订之中，我们宜采取克制态度，等待问题得到合理解决。据此，我们已向有关部门投递了注册申请，并发出公开信呼吁首都各界人士支持和声援我们的要求。

三、我们郑重声明：保留在任何时候恢复《今天》出版的权利，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４５条关于出版自由的条文赋予我们这一神圣的公民权利。《今天》不存在非法的问题，而是有关出版自由的具体法令不完善。《今天》不是有法不依，而是无法可依。

四、本着《今天》创刊的宗旨（见《今天》第一期"致读者"），我们将继续进行新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活动，为此，我们决定成立"今天文学研究会"，吸收会员，有关章程将在本会成立会上讨论通过。本会活动方式是召开讨论会、报告会、诗歌朗诵会、印发内部交流资料等。

五、我们感谢各位订户读者的支持和关切，感谢国内外舆论的声援，并将努力争取《今天》早日复刊，以报众望。我们希望各位订户读者对于“今天文学研究会”给以道义上和经济上的援助。

《今天》编辑部

“今天文学研究会”筹备会

一九八〇年十月